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警世通言 第三卷 王安石三難蘇學士

海鯨曾欺井內蛙，大鵬張翅繞天涯。強中更有強中手，莫向人前滿自誇。

這四句詩，奉勸世人虛己下人，勿得自滿。古人說得好，道是：「滿招損，謙受益。」俗諺又有四不可盡的話。那四不可盡？——勢不可使盡，福不可享盡，便宜不可占盡，聰明不可用盡——你看如今有勢力的，不做好事，往往任性使氣，損人害人，如毒蛇猛獸，人不敢近。他見別人懼怕，沒奈何，意氣揚揚，自以為得計。卻不知八月潮頭，也有平下來的時節。危灘急浪中，趁著這刻兒順風，扯了滿蓬，望前只顧使去，好不暢快。不思去時容易，轉時甚難。當時夏桀、商紂，貴為天子，不免窺身於南巢，懸頭於太白。那桀、紂有何罪過？也無非倚貴欺賤，恃強凌弱，總來不過是使勢而已。假如桀、紂是個平民百姓，還造得許多惡業否？所以說「勢不可使盡」。

怎麼說福不可享盡？常言道：「惜衣有衣，惜食有食。」又道：「人無壽夭，祿盡則亡。」晉時石崇太尉，與皇親王愷鬥富，以酒沃釜，以蠟代薪。錦步障大至五里，坑廁間皆用綾羅供帳，香氣襲人。跟隨家僮，都穿火浣布衫，一衫價值千金。買一妾，費珍珠一斛。後來死於趙王倫之手，身首異處。此乃享福太過之報。

怎麼說便宜不可占盡？假如做買賣的錯了分文入己，滿臉堆笑。卻不想小經紀若折了分文，一家不得吃飽飯。我貪此些須小便宜，亦有何益？昔人有佔便宜詩云：

我被蓋你被，你氈蓋我氈。

你若有錢我共使，我若無錢用你錢。

上山時你扶我腳，下山時我靠你肩。

我有子時做你婿，你有女時伴我眠。

你依此誓時，我死在你後。我違此誓時，你死在我前。

若依得這誓時，人人都要如此，誰是呆子，肯束手相讓？就是一時得利，暗中損福折壽，自己不知。所以佛家勸化世人，吃一分虧，受無量福。有詩為證：

得便宜處欣欣樂，不過心時悶悶憂。

不討便宜不折本，也無歡樂也無愁。

說話的，這三句都是了。則那聰明二字，求之不得，如何說聰明不可用盡？見不盡者，天下之事；讀不盡者，天下之書；參不盡者，天下之理。寧可懵懂而聰明，不可聰明而懵懂。如今且說一個人，古來第一聰明的。他聰明了一世，懵懂在一時。留下花錦般一段話文，傳與後生小子恃才誇己的看樣。那第一聰明的是誰？

吟詩作賦般般會，打諢猜謎件件精。

不是仲尼重出世，定知顏子再投生。

話說宋神宗皇帝在位時，有一名儒，姓蘇名軾，字子瞻，別號東坡，乃四川眉州眉山人士。一舉成名，官拜翰林學士。此人天資高妙，過目成誦、出口成章。有李太白之風流、勝曹子建之敏捷。在宰相荊公王安石先生門下，荊公甚重其才。東坡自恃聰明，頗多譏諷。荊公因作《字說》，一字解作一義。偶論東坡的坡字，從土從皮，謂坡乃土之皮。東坡笑道：「如相公所言，滑字乃水之骨也。」一日，荊公又論及鯢字，從魚從兒，合是魚子。四馬曰駟、天虫為蚕，古人製字，定非無義。東坡拱手進言：「鳩字九鳥，可知有故？」荊公認以為真，欣然請教。東坡笑道：「《毛詩》云：『鳩鳩在桑，其子七兮。』連娘帶爺，共是九個。」荊公默然，惡其輕薄，左遷為湖州刺史。正是：是非只為多開口，煩惱皆因巧弄唇。

東坡在湖州做官，三年任滿朝京，作寓於大相國寺內。想當時因得罪於荊公，自取其咎。常言道：「未去朝天子，先來謁相公。」吩咐左右備腳色手本，騎馬投王丞相府來。離府一箭之地，東坡下馬步行而前。見府門首許多聽事官吏，紛紛站立。東坡舉手問道：「列位，老太師在堂上否？」守門官上前答道：「老爺晝寢未醒，且請門房中少坐。」從人取交牀在門房中，東坡坐下，將門半掩。不多時，相府中有一少年人，年方弱冠，戴纏頭大帽，穿青絹直裰，攬手洋洋，出來下階。眾官吏皆躬身揖讓，此人從東向西而去。東坡命從人去問，相府中適纔出來者何人。從人打聽明白回覆，是丞相老爺府中掌書房的，姓徐。東坡記得荊公書房中寵用的有個徐倫，三年前還未冠。今雖冠了，面貌依然，叫從人：「既是徐掌家，與我趕上一步，快請他轉來。」從人飛奔去了，趕上徐倫，不敢於背後呼喚，從旁邊搶上前去，垂手侍立於街旁，道：「小的是湖州府蘇爺的長班。蘇爺在門房中，請徐老爹相見，有句話說。」徐倫問：「可是長鬚子的蘇爺？」從人道：「正是。」東坡是個風流才子，見人一團和氣，平昔與徐倫相愛，時常寫扇送他。徐倫聽說是蘇學士，微微而笑，轉身便回。從人先到門房，回覆徐掌家到了。徐倫進門房來見蘇爺，意思要跪下去，東坡用手攙住。這徐倫立身相府，掌內書房，外府州縣首領官員到京參謁丞相，知會徐倫，俱有禮物，單帖通名。今日見蘇爺怎麼就要下跪？因蘇爺久在丞相門下往來，徐倫自小書房答應，職任烹茶，就如舊主人一般，一時大不起來。蘇爺卻全他的體面，用手攙住道：「徐掌家，不要行此禮。」徐倫道：「這門房中不是蘇爺坐處，且請進府到東書房待茶。」

這東書房便是王丞相的外書房了，凡門生知友往來，都到此處。徐倫引蘇爺到東書房，看了坐，命童兒烹好茶伺候。「稟蘇爺，小的奉老爺遣差往太醫院取藥，不得在此服侍，怎麼好？」東坡道：「且請治事。」徐倫去後，東坡見四壁書櫥關閉有鎖，文几上只有筆硯，更無餘物。東坡開硯匣，看了硯池，是一方綠色端硯，甚有神采。硯上餘墨未乾，方欲掩蓋，忽見硯匣下露出些紙角兒。東坡扶起硯匣，乃是一方素箋，疊做兩摺。取而觀之，原來是兩句未完的詩稿，認得荊公筆跡，題是《詠菊》。東坡笑道：「士別三日，換眼相待。昔年我曾在京為官時，此老下筆數千言，不由思索。三年後也就不同了，正是江淹才盡，兩句詩不曾終韻。」念了一遍：「呀，原來連這兩句詩都是亂道。」這兩句詩怎麼樣寫？「西風昨夜過園林，吹落黃花滿地金。」東坡為何說這兩句詩是亂道？一年四季，風各有名。春天為和風，夏天為薰風，秋天為金風，冬天為朔風。和、薰、金、朔四樣風配著四時。這詩首句說西風，西方屬金，金風乃秋令也。那金風一起，梧葉飄黃，群芳零落。第二句說：「吹落黃花滿地金。」黃花即菊花。此花開於深秋，其性屬火，敢與秋霜鏖戰，最能耐久，隨你老來焦乾枯爛，並不落瓣。說個「吹落黃花滿地金」，豈不是錯誤了？興之所發，不能自己。舉筆舐墨，依韻續詩二句：「秋花不比春花落，說與詩人仔細吟。」

寫便寫了，東坡愧心復萌：「倘此老出書房相待，見了此詩，當面搶白，不像晚輩體面。欲待袖去以滅其跡，又恐荊公尋詩不見，帶累徐倫。」思算不妥，只得仍將詩稿折疊，壓於硯匣之下，蓋上硯匣，步出書房。到大門首，取腳色手本，付與守門官吏囑咐道：「老太師出堂，通稟一聲，說蘇某在此伺候多時。因初到京中，文表不曾收拾。明日早朝齎過表章，再來謁見。」說罷，騎馬回下處去了。

不多時，荊公出堂。守門官吏雖蒙蘇爺囑咐，沒有紙包相送，那個與他稟話，只將腳色手本和門簿繳納。荊公也只當常規，未及觀看，心下記著菊花詩二句未完韻。恰好徐倫從太醫院取藥回來，荊公喚徐倫送置東書房，荊公也隨後入來。坐定，揭起硯匣，取出詩稿一看，問徐倫道：「適纔何人到此？」徐倫跪下，稟道：「湖州府蘇爺伺候老爺，曾到。」荊公看其字跡，也認得是蘇學士之筆。口中不語，心下躊躇：「蘇軾這個小畜生，雖遭挫折，輕薄之性不改！不道自己學疏才淺，敢來譏諷老夫！明日早朝，奏過官裡，將他削職為民。」又想到：「且住，他也不曉得黃州菊花落瓣，也怪他不得！」叫徐倫取湖廣缺官冊籍來看。單看黃州

府，餘官俱在，只缺少個團練副使，荊公暗記在心。命徐倫將詩稿貼於書房柱上。

明日早朝，密奏天子，言蘇軾才力不及，左遷黃州團練副使。天下官員到京上表章，陞降勾除，各自安命。惟有東坡心中不服，心下明知荊公為改詩觸犯，公報私仇。沒奈何，也只得謝恩。朝房中才卸朝服，長班稟道：「丞相爺出朝。」東坡露堂一恭。荊公肩輿中舉手道：「午後老夫有一飯。」東坡領命。回下處修書，打發湖州跟官人役，兼本衙管家，往舊任接取家眷黃州相會。

午牌過後，東坡素服角帶，寫下新任黃州團練副使腳色手本，乘馬來見丞相領飯。門吏通報，荊公吩咐請進到大堂拜見。荊公侍以師生之禮，手下點茶，荊公開言道：「子瞻左遷黃州，乃聖上主意，老夫愛莫能助。子瞻莫錯怪老夫否？」東坡道：「晚學生自知才力不及，豈敢怨老老師！」荊公笑道：「子瞻大才，豈有不及！只是到黃州為官，閒暇無事，還要讀書博學。」東坡目窮萬卷，才壓千人。今日勸他讀書博學，還讀什麼樣書！口中稱謝道：「承老老師指教。」心下愈加不服。荊公為人至儉，餽不過四器，酒不過三杯，飯不過一箸。東坡告辭，荊公送下滴水檐前，攜東坡手道：「老夫幼年燈窗□載，染成一症，老年舉發，太醫院看是痰火之症。雖然服藥，難以除根。必得陽羨茶，方可治。有荊溪進貢陽羨茶，聖上就賜與老夫。老夫問太醫院官如何烹服，太醫院官說須用瞿塘中峽水。瞿塘在蜀，老夫幾欲差人往取，未得其便，兼恐所差之人未必用心。子瞻桑梓之邦，倘尊眷往來之便，將瞿塘中峽水，攜一甕寄與老夫，則老夫衰老之年，皆子瞻所延也。」東坡領命，回相國寺。

次日辭朝出京，星夜奔黃州道上。黃州合府官員知東坡天下有名才子，又是翰林謫官，出郭遠迎。選良時吉日公堂上任。過月之後，家眷方到。

東坡在黃州與蜀客陳季常為友。不過登山玩水，飲酒賦詩，軍務民情，秋毫無涉。光陰迅速，將及一載。時當重九之後，連日大風。一日風息，東坡兀坐書齋，忽想：「定惠院長老曾送我黃菊數種，栽於後園，今日何不去賞玩一番？」足猶未動，恰好陳季常相訪。東坡大喜，便拉陳慥同往後園看菊。到得菊花棚下，只見滿地鋪金，枝上全無一朵。唬得東坡目瞪口呆，半晌無語。陳慥問道：「子瞻見菊花落瓣，緣何如此驚訝？」東坡道：「季常有所不知。平常見此花只是焦乾枯爛，並不落瓣，去歲在王荊公府中，見他《詠菊》詩二句道：『西風昨夜過園林，吹落黃花滿地金。』小弟只道此老錯誤了，續詩二句道：『秋花不比春花落，說與詩人仔細吟。』卻不知黃州菊花果然落瓣！此老左遷小弟到黃州，原來使我看菊花也。」陳慥笑道：「古人說得好：『廣知世事休開口，縱會人前只點頭。假若連頭俱不點，一生無惱亦無愁。』」

東坡道：「小弟初然被謫，只道荊公恨我摘其短處，公報私仇。誰知他倒不錯，我倒錯了。真知灼見者，尚且有誤，何況其他！吾輩切記，不可輕易說人笑人，正所謂經一失長一智耳。」東坡日家人取酒，與陳季常就落花之下，席地而坐。正飲酒間，門上報道：「本府馬太爺拜訪，將到。」東坡吩咐：「辭了他罷。」是日，兩人對酌閒談，至晚而散。

次日，東坡寫了名帖，答拜馬太守，馬公出堂迎接。彼時沒有迎賓館，就在後堂分賓而坐。茶罷，東坡因敘出去年相府錯題了菊花詩，得罪荊公之事。馬太守微笑道：「學生初到此間，也不知黃州菊花落瓣。親見一次，此時方信。可見老老師學問淵博，有包羅天地之抱負。學士大人一時忽略，陷於不知，何不到京中太師門下賠罪一番，必然回嗔作喜。」東坡道：「學生也要去，恨無其由。」太守道：「將來有一事方便，只是不敢輕勞。」東坡問何事。太守道：「常規，冬至節必有賀表到京，例差地方官一員。學士大人若不嫌瑣屑，假進表為由，到京也好。」東坡道：「承堂尊大人用情，學生願往。」太守道：「這道表章，只得借重學士大筆。」東坡應允。

別了馬太守回衙，想起荊公囑咐要取瞿塘中峽水的話來。初時心中不服，連這取水一節，置之度外。如今卻要替他出力做這件事，以贖妄言之罪。但此事不可輕托他人。現今夫人有恙，思想家鄉。既承賢守公美意，不若告假親送家眷還鄉，取得瞿塘中峽水，庶為兩便。黃州至眉州，一水之地，路正從瞿塘三峽過。那三峽？西陵峽、巫峽、歸峽。西陵峽為上峽、巫峽為中峽、歸峽為下峽。那西陵峽又喚做瞿塘峽，在夔州府城之東。兩岸對峙，中貫一江。灩澦堆當其口，乃三峽之門。所以總喚做瞿塘三峽。此三峽共長七百餘里，兩岸連山無闕，重巒疊嶂，隱天蔽日。風無南北，惟有上下。自黃州到眉州，總有四千餘里之程，夔州適當其半。東坡心下計較：「若送家眷直到眉州，往回將及萬里，把賀冬表又耽誤了。我如今有個道理，叫做公私兩盡。從陸路送家眷至夔州，卻令家眷自回。我在夔州換船下峽，取了中峽之水，轉回黃州，方往東京，可不是公私兩盡？」算計已定，對夫人說知，收拾行李，辭別了馬太守。衙門上懸一個告假的牌面。擇了吉日，準備車馬，喚集人夫，合家起程。一路無事，自不必說。

才過夷陵州，早是高唐縣。

驛卒報好音，夔州在前面。

東坡到了夔州，與夫人分手。囑咐得力管家，一路小心服侍夫人回去。東坡討個江船，自夔州開發，順流而下。原來這灩澦堆，是江口一塊孤石，亭亭獨立，夏即浸沒，冬即露出。因水滿石沒之時，舟人取途不定，故又名猶豫堆。俗諺云：

猶豫大如象，瞿塘不可上。

猶豫大如馬，瞿塘不可下。

東坡在重陽後起身，此時尚在秋後冬前。又其年是閏八月，遲了一個月的節氣，所以水勢還大。上水時，舟行甚遲，下水時卻甚快。東坡來時正怕遲慢，所以捨舟從陸。回時乘著水勢，一瀉千里，好不順溜。東坡看見那峭壁千尋，沸波一線，想要做一篇《三峽賦》，結構不就。因連日鞍馬困倦，憑几構思，不覺睡去，不曾吩咐得水手打水。及至醒來問時，已是下峽，過了中峽了。東坡吩咐：「我要取中峽之水，快與我撥轉船頭。」水手稟道：「老爺，三峽相連，水如瀑布，船如箭發。若回船便是逆水，日行數里，用力甚難。」東坡沉吟半晌，問：「此地可以泊船，有居民否？」水手稟道：「上二峽懸崖峭壁，船不能停。到歸峽，山水之勢漸平，崖上不多路，就有市井街道。」東坡叫泊了船，吩咐蒼頭：「你上崖去看有年長知事的居民，喚一個上來，不要聲張驚動了他。」蒼頭領命。登崖不多時，帶一個老人上船，口稱居民叫頭。東坡以美言撫慰：「我是過往客官，與你居民沒有統屬，要問你一句話。那瞿塘三峽，那一峽的水好？」老者道：「三峽相連，並無阻隔。上峽流於中峽，中峽流於下峽，晝夜不斷。一般樣水，難分好歹。」東坡暗想道：「荊公膠柱鼓瑟。三峽相連，一般樣水，何必定要中峽？」叫手下給官價與百姓買個乾淨磁甕，自己立於船頭，看水手將下峽水滿滿的汲了一甕，用柔皮紙封固，親手簽押，即刻開船。直至黃州拜了馬太守。夜間草成賀冬表，送去府中。馬太守讀了表文，深讚蘇君大才。齎表官就簽了蘇軾名諱，擇了吉日，與東坡餞行。

東坡齎了表文，帶了一甕蜀水，星夜來到東京，仍投大相國寺內。天色還早，命手下擡了水甕，乘馬到相府來見荊公。荊公正當閒坐，聞門上通報：「黃州團練使蘇爺求見。」荊公笑道：「已經一載矣！」吩咐守門官：「緩著些出去，引他東書房相見。」守門官領命。荊公先到書房，見柱上所貼詩稿，經年塵埃迷目。親手於鵝尾瓶中，取拂塵將塵拂去，儼然如舊。荊公端坐於書房。

卻說守門官延捱了半晌，方請蘇爺。東坡聽說東書房相見，想起改詩的去處，面上赧然。勉強進府，到書房見了荊公下拜。荊公用手相扶道：「不在大堂相見，惟恐遠路風霜，休得過禮。」命童兒看坐。東坡坐下，偷看詩稿，貼於對面。荊公用拂塵往左一指道：「子瞻，可見光陰迅速，去歲作此詩，又經一載矣！」東坡起身拜伏於地，荊公用手扶住道：「子瞻為何？」東坡道：「晚學生甘罪了！」荊公道：「你見了黃州菊花落瓣麼？」東坡道：「是。」荊公道：「目中未見此一種，也怪不得子瞻！」東坡道：「晚學生才疏識淺，全仗老老師海涵。」茶罷，荊公問道：「老夫煩足下帶瞿塘中峽水，可有麼？」東坡道：「見攜府外。」

荊公命堂候官兩員，將水甕擡進書房。荊公親以衣袖拂拭，紙封打開。命童兒茶灶中煨火，用銀鈔汲水烹之。先取白定碗一只，投陽羨茶一撮於內。候湯如蟹眼，急取起傾入，其茶色半晌方見。荊公問：「此水何處取來？」東坡道：「巫峽。」荊公道：「是中峽了。」東坡道：「正是。」荊公笑道：「又來欺老夫了！此乃下峽之水，如何假名中峽？」東坡大驚，述土人之言：「三峽相連，一般樣水。」「晚學生誤聽了，實是取下峽之水！老老師何以辨之？」荊公道：「讀書人不可輕舉妄動，須是細心察理。老夫若非親到黃州，看過菊花，怎麼詩中敢亂道黃花落瓣？這瞿塘水性，出於《水經補注》。上峽水性太急，下峽太緩，惟中峽緩

急相半。太醫院官乃明醫，知老夫乃中脘變症，故用中峽水引經。此水烹陽羨茶，上峽味濃，下峽味淡，中峽濃淡之間。今見茶色半晌方見，故知是下峽。」東坡離席謝罪。

荊公道：「何罪之有！皆因子瞻過於聰明，以致疏略如此。老夫今日偶然無事，幸子瞻光顧。一向相處，尚不知子瞻學問真正如何？老夫不自揣量，要考子瞻一考。」東坡欣然答道：「晚學生請題。」荊公道：「且住！老夫若遽然考你，只說老夫恃了一日之長。子瞻倒先考老夫一考，然後老夫請教。」東坡鞠躬道：「晚學生怎麼敢？」荊公道：「子瞻既不肯考老夫，老夫卻不好僭妄。也罷，叫徐倫把書房中書櫥盡數與我開了。左右二□四櫥，書皆積滿。但憑於左右櫥內上中下三層，取書一冊，不拘前後，念上文一句，老夫答下句不來，就算老夫無學。」東坡暗想道：「這老甚迂闊，難道這些書都記在腹內？雖然如此，不好去考他。」答應道：「這個晚學生不敢！」荊公道：「咳！道不得個『恭敬不如從命』了！」東坡使乖，只揀塵灰多處，料久不看，也忘記了。任意抽書一本，未見簽題，揭開居中，隨口念一句道：「如意君安樂否？」荊公接口道：「『竊已啖之矣。』可是？」東坡道：「正是。」荊公取過書來，問道：「這句書怎麼講？」東坡不曾看得書上詳細。暗想：「唐人譏則天后，曾稱薛敖曹為如意君。或者差人問候，曾有此言。只是下文說，『竊已啖之矣』，文理卻接上面不來。」沉吟了一會，又想道：「不要惹這老頭兒。千虛不如一實。」答應道：「晚學生不知。」荊公道：「這也不是什麼秘書，如何就不曉得？這是一樁小故事。漢末靈帝時，長沙郡武岡山後有一狐穴，深入數丈內，有九尾狐狸二頭。日久年深，皆能變化，時常化作美婦人，遇著男子往來，誘入穴中行樂。小不如意，分為食之。後有一人姓劉名璽，善於採戰之術，入山採藥，被二妖所擄。夜晚求懺，劉璽用抽添火候工夫，枕席之間，二狐快樂，稱為如意君。大狐出山打食，則小狐看守。小狐出山，則大狐亦如之。日就月將，並無忌憚。酒後，露其本形。劉璽有恐怖之心，精力衰倦。一日，大狐出山打食，小狐在穴，求其雲雨，不果其欲。小狐大怒，生啖劉璽於腹內。大狐回穴，心記劉生，問道，『如意君安樂否？』小狐答道：『竊已啖之矣。』二狐相爭追逐，滿山喊叫。樵人竊聽，遂得其詳，記於《漢末全書》。子瞻想未涉獵？」東坡道：「老太師學問淵深，非晚輩淺學可及！」

荊公微笑道：「這也算考過老夫了。老夫還席，也要考子瞻一考。子瞻休得吝教！」東坡道：「求老太師命題平易。」荊公道：「考別件事，又道老夫作難。久聞子瞻善於作對，今年閏了個八月，正月立春，□二月又是立春，是個兩頭春。老夫就將此為題，出句求對，以觀子瞻妙才。」命童兒取紙筆過來。荊公寫出一對道：「一歲二春雙八月，人間兩度春秋。」東坡雖是妙才，這對出得蹩蹩，一時尋對不出，羞顏可掬，面皮通紅了。荊公問道：「子瞻從湖州至黃州，可從蘇州、潤州經過麼？」東坡道：「此是便道。」荊公道：「蘇州金閶門外，至於虎丘，這一帶路叫做山塘，約有七里之遙，其半路名為半塘。潤州古名鐵甕城，臨於大江，有金山、銀山、玉山，這叫做三山。俱有佛殿僧房，想子瞻都曾遊覽？」東坡答應道：「是。」荊公道：「老夫再將蘇潤二州，各出一對，求子瞻對之。蘇州對云：『七里山塘，行到半塘三里半。』潤州對云：『鐵甕城西，金、玉、銀山三寶地。』」東坡思想多時，不能成對，只得謝罪而出。荊公曉得東坡受了些腌臢，終惜其才，明日奏過神宗天子，復了他翰林學士之職。

後人評這篇話道：「以東坡天才，尚然三被荊公所屈。何況才不如東坡者！」因作詩戒世云：

項托曾為孔子師，荊公反把子瞻嗤。

為人第一謙虛好，學問茫茫無盡期。